

左拉小說選集



畢修勺譯

給妮儂的新故事

世界書局印行

左拉小說選集

給妮儂的新故事

畢修勺譯

世界書局印行

左拉小說選集

給妮儂的故事

定價國幣八元

給妮儂的新故事

定價國幣七元

蒲爾上尉

定價國幣七元

娜惹·米枯倫

定價國幣七元

岱蕾斯·賴根

定價國幣七元

瑪德蘭·費拉

定價國幣八元

譯者

畢修勺

發行人

張靜江

出版者

世界書局

發行所

世界書局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七月出版

目 錄

給妮儂.....	一
洗澡.....	一三
草莓.....	三三
大米舒.....	四一
斷食.....	五五
侯爵夫人的肩膀.....	六七
我的隣人傑克.....	七五
貓的天堂.....	八五
莉莉.....	九七

愛神小藍袍的傳說·····	一〇九
鐵匠·····	一一七
失工·····	一二七
小農村·····	一三九
憶·····	一四七
約翰·古爾東的四日·····	二二九

給 妮 儂

我親愛的靈魂，我對你敘述我最初的許多故事，迄今恰已十年了。那時我們是多麼漂亮的戀愛者！我從普洛溫斯這區域來，我那樣自由與自信地長大於這優美的南國，內心充滿了人生的一切希望。我是你的，只是你一個人的，我屬於你的溫柔與你的夢想。

你還記得麼，妮儂？到今天，回憶是我的心藉以休息的唯一快樂。直到二十歲，我們一起遨遊鄉間的小徑。我聽見你的小脚在硬的地面行走，我瞥見你的白裙下端拖在亂蓬蓬的蔓草上；丹參的氣味跟青年的口風一樣，從遼遠的地方吹來，我在這芬芳的微息中嗅到你的呼吸。可愛的時刻是確定的：這是早晨在小河沿岸，在剛醒的水邊，一切都是純潔的，一切都映着天邊最初紅霞所撒下的玫瑰色；這是下午在樹林間，在葉叢的洞窟中，低平的鄉野毫無動靜地環繞在我們的周圍；這是傍晚在草地中間，四周的土地徐緩地

淹沒於薄暮的淡藍波濤中，它們從附近的崗陵傾流下來；這是夜間，循着無終止的道路行走，兩個人向未知之鄉前進，並不關心天邊的星星，唯一的幸福是把城市留在後面，讓我們消失在很遠很遠的地方，隱蔽在祕密綠蔭的深處，你還記得麼，妮儂？

多麼快樂的生活！我們讓自己沉溺在愛情，藝術與夢想中。沒有一個荊棘叢不會隱藏過我們的親吻，阻遏過我們的談話。我領着你，我要你散步，我簡直認你是我少年時的活的詩歌。天地，樹木，水以及封鎖地平線的赤裸岩石，都屬於我們兩個所有。在這樣的年紀，我好像感到只要張開胳膊，我就會把整個鄉野抱到我的胸口，給它以平和的一吻。我覺得自己有着巨人的力量，欲望與仁善。我們像逃學的孩子似的奔跑，我們蘊蓄着自由鳥一般的愛情，我們輕蔑這個世界，只安靜地信仰生命的能力。是的，我的朋友，就是在你的時時刻刻的溫柔中，我從前汲取到後來我的同伴們都引為驚奇的這勇敢的養料。我們的心的幻想即是現在還保護着我的纖細的鋼甲。

我離開了你，我離開了你就是它靈魂的普洛溫斯。從鬥爭的前夕起，我就引你為監

護的聖女。我把我的第一本書獻給你。它整篇充滿你的存在，整篇燻着你頭髮的香味。你以勇敢的，願意她所愛軍士得到勝利的情人資格，吻了我的前額，遣我到生活的戰場中來。而我呢，我只時常回憶這親吻，我只想到你，我只能談論你。

十年已經過去了。啊！我親愛的靈魂，從那個時候起，不知吼過了多少暴風雨，在我夢想的傾坍橋下，不知流過了多少黑的水與崩潰的殘跡！十年的強迫工作，十年的辛酸，十年的打擊人，與被人打擊，十年的不斷鬥爭！我的心與腦都被戮滿創傷。如果你看見你從前的愛人，這柔軟的高大青年，夢想以手指移動山嶽的壯士，如果你看見他在巴黎的灰白日子，臉色如土，步履沉重而倦怠地過去，你一定會發抖，我可憐的妮儂，你一定會惋惜明朗的太陽，永遠消逝了的酷熱中午。有些下午，我的腰部像斷了一樣，我每每生起懦夫的願望，我很想坐在路邊，準備永遠睡在旁邊的溝壑中，妮儂，你知道不斷地推促我向前，我每次衰弱時總給我以奮鬥勇氣的是何種興奮麼？這就是你的聲音，我親愛的靈魂，就是你的遼遠聲音，你的純潔微笑，時常要我記住我的誓言，

真的，我知道你是勇敢的女郎。我可以把我的創傷指給你看，你因此一定會格外愛我。所以我向你訴苦，不但能減輕我的苦痛，而且你也會安慰我的。我的朋友，我沒有一天離開過我的筆頭；我像要賺麵包的軍士一樣，努力鬥爭；如果光榮到來的話，它將阻止我再吃硬的麵包。多麼壞的工作！我的喉頭還留有它的苦味！十年之內，我跟別的許多人一樣，以我內心的最好部分，投入新聞紙的洪爐。從這巨大的辛勞中，只留下少許的灰燼。隨風飄去的枯葉，跌在污泥中的花，最好的與最壞的，混在共同的污槽中。我動到一切東西，我在滿坑傾瀉的混濁與平庸的瀑布中，玷污了我的兩手。在這些早晨非常重要，下午就被忘記的兒戲中間，我愛好絕對的情感，實在是受苦極了；當我想在花崗岩中鑿下幾刀，使其成爲永恆的痕跡，想在文藝的領域中，建立永遠站住的作品時，我不過吹了幾個肥皂泡罷了，一遇到嗡嗡飛翔於陽光中的蒼蠅之翼就立刻被截破了。如果我崇拜力量，如果在我愛好力量的情感中，我沒有一種安慰，不斷地生產的安慰，可以消除一切的疲倦，我就會讓自己溜到職業的泥淖裏去，

之後，我的朋友，我武裝了自己，我投入戰鬥的漩渦。你不會相信世間的愚蠢，在我心中激起多麼大的憤怒。我維護我自己的意見，我把我的信仰灌入別人的喉頭。一本壞的書使我生病，一幅醜的圖畫使我失望，我簡直認它們是公衆的災禍；我生活在讚賞與輕蔑的連續鬥爭中。除文學與藝術之外，世界於我就不存在了。爲建立一個潔淨的位置，不知化費了多少筆墨，作過了多少憤怒的衝擊！今天，我只聳肩，我在病痛中，已變成硬化的老戰士，我保持我的信仰，我甚至相信自己比任何時期都執拗，可是我只以幽閉在房裏並努力工作爲滿足。這是唯一最合理的方式；因爲作品，在美的永恆討論中是最有效的證據。

你很容易想到，我從戰場裏並不是沒有受傷。我曾對你說過，我的身上，不論腦與心的部分，到處都有了傷疤，我不再反擊了，我等着人們習慣於我的空氣。這樣，我或者能整個回到你的身邊來，因爲，我最親愛的朋友，我離開了我們相愛時的幽雅小徑，離開了沿途只長着花草，只見到微笑的勝境，我竟走上灰塵滿地與樹木瘦削的大路；我向你懺悔，

我甚至好奇地停止在路角的死狗前面；我說到真理，我曾武斷人們可以描寫一切，我曾想證明藝術是在生活中，並不在別的地方。人們自然要把我推到污溝裏去。我，妮儂，他們要加我以猥褻的惡名，我其實把我少年的時間都化在採摘小白菊與矢車菊等來裝飾你的胸口呢！

你將寬恕我做情人的不忠實。男子不能永遠留在少女們的裙邊。有一時刻，你們的花，會太溫柔了。你還記得秋季的蒼白夜晚，我們分別的那個夜晚麼？就是從你細軟的胳膊裏出來，讓真理把我握到它的粗暴手裏，我簡直像瘋狂似的酷愛正確的分析。在日常的工作之外，我利用我的夜晚，我一頁一頁把縈繞於我腦際的思想寫成書籍。如果我要倨傲，我就誇耀我這堅強的意志，它的努力使我慢慢脫出職業的厭煩。我吃自己的飯，可是並不出賣我的半點信仰。我應該把這些祕密告訴你，因為你有權利知道開始曾經得過你保護的孩子，現在究竟是變成什麼樣兒了。

今天，我的唯一苦痛是孤獨。世界終止於我的花園的鐵柵以外。我讓自己關閉在家

裏，只努力於我的工作，我關得那麼緊，已沒有什麼人到這裏來了。這就是爲什麼，我親愛的靈魂，我在鬥爭中間，要想起你的形像。分別了十年之後，我是太孤單了，我願意再見你，再吻你的頭髮，再對你說，我還時常愛着你。這可以安慰我。來，不要怕，我不是人們所想像的那麼污穢。我向你保證，我還時常愛你，我夢想還有很多玫瑰花，可以紮成花球，放在你的胸前。我很想躺在你的懷裏。如果我不怕人家恥笑，我將領你到什麼小涼亭中，手裏牽着一隻白的綿羊，我們三個一起來談溫柔的美事。

妮儂，你知道我做什麼纔能整夜留我在我的身邊麼？我將敘述希奇的故事給你聽。我曾搜索過去，我看看在這一百多頁幾乎到處寫着字的紙張中，是否能找到適合於你柔弱耳朵的東西。在我的粗暴中，我高興提出溫雅。是的，我願意我們兩個來嘗這個美食。我們重新變成孩子，我們在草上吃着點心。這是故事，只是故事，只是孩子瓷器中的糖漿。這不是很有趣麼？三個覆盆子，兩顆葡萄乾，就足以解決我們的飢餓，而五滴葡萄酒混在清水裏就使我們喝得醉醺醺了。聽我說，好奇的女孩子！首先我有幾個小故事是很貞潔

的；有些簡直是有始有終的；真的，另有些，把睡帽擲在屋頂之後，是赤着足走路的。但是，我要通知你，更遠一些，我們將進入絕對自由的幻想。我什麼都搜遍了，我必須整夜留住你，當然是要這樣做的。那裏，我將唱着「你還記得麼？」的歌曲。我的女孩子，這是我們無窮盡的回憶；這對我們是最溫柔的，是我們愛情的最佳部分。如果別的人不高興聽，他們儘可請便！他們正不必干預我們的事情。再則，爲着再留你在身邊，我又着手敘述一個長的與最後的故事，這，我希望，一定能讓我們捱到天明。它是被放在別的許多故事後面，故意要你聽了睡在我的懷裏。我們讓書溜下去，我們將互相擁抱。

啊！妮儂，這簡直是濫用潔白與玫瑰色了！雖然我盡量仔細去排除芒刺，我却不能担保，在我的花束中，或者還留存若干滴的鮮血。我已沒有夠純潔的手來捆紮沒有危險的花球。但是你不要發愁；如果你被刺傷了，我將吻你的手指，喝掉你的血。這將比較不乏味吧。

明天，我將減輕了十歲。我將覺得我好像昨夜剛從我們青春的深處回來，唇上還帶

着你親吻的甜蜜。這就是我工作的重新開始！啊，妮儂，我什麼都還沒有做。我對這如山的塗黑紙張痛哭；一想到我還沒有滿足求真的渴望，廣大的自然仍逃出我太短的胳膊，我就非常悲傷。拿起地球，把它抱在胸前，看到一切，明瞭一切，說出一切，這是我的最大願望。我想把整個人類，一切生物和一切東西都展臥在一張白紙上；這樣的作品一定是無限大的巨構。

不要久等我給你定下的，待工作完成之後，我們就在普洛溫斯相見的約會，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我要寫小說，我要編戲劇，我要到處傳播真理。只把你親愛的回憶，在夜間帶給我；你要在我們能一起哭而不被人看見的時刻，循着溜進我窗簾的月光進來。我需要我的全部毅力。以後，哦！以後，我將到依然留存着我們溫存愛戀的南國鄉間去找你。那時，我們已很老了；但是我們將永遠相愛。你好像參謁聖地似的，領我到小河沿岸和剛才覺醒的水邊；到四周睡着熱烈鄉野的綠叢崖洞；到慢慢浸沒於薄暮淡藍波濤中的草場中間；到無窮盡的道路邊緣，我們將不關心天上的星星，唯一的幸福是讓我們倆遺失在陰

暗的深處。樹木，草莖，甚至石塊，瞥見我們的接吻，就遠遠認得我們並向我們表示歡迎。

聽，爲着使我們不要互相等待，我願意對你說出我將到什麼籬笆後面去找你。你知道，過了橋，正在白楊樹大帳幕對面，江水轉彎，比洗濯池還要低的那個地方麼？你還記得吧！五月的一個上午，我們就在那裏親吻哩！那末，向左，就有一個山楂樹的籬笆，我們爲欣賞蔚藍的天空，就仰臥在這綠牆的脚下。我親愛的靈魂，我給你定下的約會，就在這山楂樹的籬笆後面，許多年以後，太陽蒼白的一天，待你的心知道我在附近的時候，你就到這裏來找我吧。

一八七四年十月一日愛彌爾·左拉於巴黎。

洗

澡

